# 第十一章　太后绝食

《晋书·苻坚载记上》:

“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二》

“威知王猛之贤，常劝坚以国事任之，坚谓猛曰：‘李公知君，犹鲍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处置李威，苻坚左右为难，伤透脑筋，苦不堪言，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他相信母亲所言，李威就是自己的生身之父，自己就是其亲生骨肉。母亲不可能在这样事关名节、影响王位之事上错认。强太后既然敢于以此威胁母后，定然也知道一些秘密，不至于全都凭空推测。他不能也不忍处死强

丽，她毕竟是太后，在臣工中根基深厚。何况自己从他儿子手里夺了帝位，如今又不得不与她的几个反叛之子作战。如若将事情做得太绝，不但易陷自己于不仁不义，将来在青史上也亦难超生。不过对强丽终究还是有些办法，难办的是对李威究竟应该如何发落！他与母后之事即使不被强丽泄露，早晚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届时自己这个天王脸面何在！更加严重的是，若强太后之子们公开以苻坚乃李威之子相煽动，自己的王位宝座必将剧烈动摇！但是，李威又绝不能死，可一旦处死了李威，他必将会失去母亲，更何况他还是自己的生身之父！思前想后，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大秦社稷稳定，他不仅绝对不能承认这个关系，还必须让李威永远不再和母亲在一起，以免被人怀疑而构成威胁。比起大秦社稷来、比起自己要统一天下的抱负，这些代价不能不付！

为此苻坚情绪恶劣，心事重重，苦恼至极，他唯恐外界有什么风言风语，深感必须尽快将此事了结。他派专使日夜兼程到五六百里外的蒲坂前线把王猛紧急召回。正在督战的王猛知道苻坚必有十万火急之事，只用了半个时辰交代军务就立即动身星夜赶回长安。疲惫不堪的王猛一进太极殿东书房，就见苻坚面色苍白，精神不振，心绪恶劣，为当年梅月被夺和梅月殉难后所从未见。王猛叩见天王后，苻坚就屏退左右，垂头丧气地久久不语，王猛也不便动问。过了好一会儿，苻坚终于将母亲与李威有私之事告诉了他，问王猛该怎么办，却隐瞒了李威其实是自己之父一事。

听苻坚一说，王猛惊讶万分。他原以为若非晋军利用秦军主力平叛之际突然攻秦，就是陇西发生动乱，威胁长安，要自己赶紧去收拾局面。哪里想到竟然会是这样！按说，太后与人有私固然有失私德，有损天王与朝廷脸面，不过知者极其个别，只要处置得当，阻止影响扩大，也不难办。事关太后私情，男方又是天王舅爷、自己好友，尤其是碍于君臣界限，王猛也不便深问。可

是天王怎么会惊慌如此？他怔怔地看着苻坚，一时无语。忽然他心中冒出一个念头，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莫非……怪不得他觉得苻坚有点像李威。民间本来就有儿子像舅之说，虽然那是亲舅而非表舅，不过近亲表舅像些也合乎情理，所以过去并没在意。现在看来天王可能就是李威之子，所以此事才会如此难办。不过这毕竟只是推测。于是王猛道：

“陛下问计天下事，猛责无旁贷，不惮浅陋，知无不言。此乃陛下家事，猛不敢妄言也。”

苻坚似乎有点失望地看了看他，沉吟了一会儿无奈地说：“如今朕之家事已成天下事，且已经有碍天下事了，请景略为朕谋。”

看着苻坚非常痛苦的样子，王猛深感同情。莫说天王，就是在寻常人家，也是性命交关、名誉扫地的大事。这是十年来苻坚对自己最信任之举，自己必须为他想出个好办法来才是。他搓着手反复思忖沉吟，感到还是不宜把话说得太直白。于是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陛下之力，如何处置，岂非易如反掌？”

苻坚一听就明白王猛之意，皱着眉头连连摇头说：“朕不忍杀良臣勋旧，何况还是舅爷。此议大不妥。”

王猛其实是想试探苻坚的底线，听他的回答，王猛更加相信苻坚就是李威之子。他感动地说：“陛下仁义慈孝，猛不胜钦佩之至。”他顿了顿道，“既如此，陛下何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哦！如何化了？”苻坚急忙问道，那个“了”字特别重，“请道其详。”

本来王猛只想启发一下苻坚，毕竟自己实在不能说得太过具体。因为此事至少涉及天王母子的生离死别。现在他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说：“无非是杀、关、徙三法而已。既然不能杀，只恐亦不宜关，则让其出任封疆，无诏不得回京可也。”

“嗯？”备受内心煎熬的苻坚顿时眼睛一亮，咬着嘴唇想了想，连连点头。

得此良法，苻坚赶紧到坤秀宫见母亲。苟青天天盼着儿子来，她见苻坚脸色比较平静，心中就踏实了一些。苻坚说：“舅爷必须即日离开长安，永不回京。”

自从此事被捅破以来，这几日苟青已经想过许多可能，她知道儿子从小仁义，断不至于杀害自己的亲生父亲，因为那就意味着母亲也会随其一起去死。她想也许儿子会设法把事情隐瞒下来。自己今后也会更加小心，让事情慢慢过去。因此苟青一听苻坚此言大吃一惊，说：“舅爷就是乃父，怎能让其永不回京？”

苻坚板着脸说：“儿臣之父乃大秦故东海王丞相苻雄，绝非别人！此事儿臣已经打定主意，母后不必再言。”

苟青看着背过身子去的苻坚，知道儿子从小确实就是“坚头”，打定主意后轻易不会改变。她也理解儿子的难处，毕竟他是天王。如果父亲变成李威，则天王的王位就不合法，将来意图夺取皇位的就不止苻健后人，苻氏其他各支中也难保无人觊觎，朝廷必将大乱，她们母子甚至可能性命不保。她想过，只要自己能够和李威在一起，别的什么都可以放弃。于是说：

“好吧，此事我依你。只是有一事你必须依我！”

“何事？”苻坚回过身来，警惕地看着母亲。

苟青平静地说：“按照氐人习俗，女子夫死可以再嫁。即使汉人女子再嫁亦无不可，蔡文姬即是。我与李威结婚，随李威戍边，永不回京。”

“此事万万不可！”苻坚一听眉头紧皱，急忙摆手道，“母后乃太后，岂能再嫁？此事断然不可！不可！”

苟青生气地责问儿子道：“为何太后就不可再嫁！祖制并无此规定……”

苻坚急忙打断她说：“此事无关祖制。太后应作天下人表率，不可与平民相提并论。自古以来绝无太后再嫁之事……”

“那我宁可不当太后！”苟青怒气冲冲地大声打断儿子说，

“我体谅王儿身份所限，不能认生身之父，不能让母后再嫁，我能够理解。但王儿也要体谅母亲之情、之难。大秦为我氐人所建，为何处处非要照汉家规矩办？华夏文明，佳者从之，弊者改之。太后改嫁，宜从我始！”

听着母后句句掷地有声之言，苻坚深为惊讶，一时哑口无言。从道理上说，他不能不承认母亲说的有理。但生活是生活，常理归常理，生活并不总依常理而行。何况自己乃大秦天王，王言即理，即王法。尽管苻坚心中也明白自己实际上是强词夺理，但是只能如此。太后再嫁，天下人将如何看待自己这个天王！他心情极其沉重地说：

“请母后原谅儿臣不孝，儿臣忠孝不能两全。大秦社稷姓苻。母后如若改嫁舅爷，则必将传闻乱起，天下震动，后果不可收拾。儿臣处置此事若有些许差池，那就绝非一两人之死，而是立即内战之火遍及全境，不知又有多少人将人头落地。不但舅爷、母后与儿臣夫妻子女性命难保，而且必将祸及儿臣众多心腹臣工，有些恐将灭族。儿臣恳请母后以大局为重，不再提此事。”

他知道母亲不是普通的皇宫女子，对政治并非无知不懂，就说：“恰好凉州刺史张天锡叛乱，儿臣决定派舅爷为使持节、征西大将军，统率吕婆罗、王鉴、吕光、陈翊等十万大军前往平叛。克期出发。”

苟青一听陈翊也去，心中感到些许安慰。她知道陈翊乃李威旧部，李威对他有恩。陈翊如今是朝廷禁军主将之一……想到这里，她忽然又紧张不安起来，她想到儿子派陈翊去是不是要监视甚至趁机杀害李威？历朝历代为了皇位，骨肉相残之事多有……她脸色骤变，对苻坚厉声说：

“你舅爷此去不能出任何事情！如果你舅爷被杀，不论是死于张天锡之手，还是被你派人所杀，我都会自杀！”

苻坚慌忙低头拱手道：“母后想到哪里去了，儿臣怎么会杀害

舅爷！我之所以把陈翊等人都派到舅爷身边，就是为了保证他绝对安全。母后是大秦太后，必须为大秦而活！”他想了想，尽管他方才已经说了李威此去“永不回京”，不过他觉得母亲刚才想的是再嫁同去。所以还是要与母亲再强调为好，从一开始就断了她的幻想，免得日后她再没完没了地催促自己将李威调回来。

“舅爷此去必胜。儿臣决定命舅爷任西凉大都督，兼顾经营西域，不再回长安。请母后原谅。”

果然苟青一听此言面色煞白，嗫嚅了一会儿才说：“母亲只有一件事情求你，你务必答应。”苟青语气虽然和缓却态度坚定地说：“你舅爷出征前让他来与我辞别。”这时她声音哽咽起来：“我知道，这是诀别，”

苻坚紧皱眉头沉吟片刻，低声道：“儿臣遵命。”

几日后，人明显消瘦了的李威来坤秀宫与同样憔悴不堪的苟青辞别，两人都没有说此事本身，但是都明白此即永别。两人先是尽情鱼水之欢，精疲力竭之后，李威说：

“我一生征战无数，无论功勋、官爵均已极品。尤其是得到你之爱，乃人世间最大之幸福，于愿已足。战事无情，瞬息万变，祸福难料。即使此次不能归来，你也不必悲伤。你我应得之物已尽得，此生无憾。”

苟青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不许说此不吉之言！你一定不能胡思乱想，你死就是我死！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她想了想，又说：“坚头毕竟是你的儿子，他早晚总会回心转意，我也会千方百计设法让你回来。只是时间恐怕会长些。”

那日邓羌带领王猛一行去察看一处地形，那是西门与南门城墙外两三百步处的一个高约三十来尺周长二百余尺的土丘。兴致冲冲的邓羌说：

“这是个挖地道的绝佳之地，正好挡住敌军视线。现在我军已

经将蒲坂团团围住，等于堵住了敌军通道。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挖通地道，悄悄将兵卒送入城中。”

众人都望着王猛，想先听听他的看法。只见王猛在土丘下徘徊张望，又不时抬头望望，若有所思。邓羌奇怪地问道：“丞相在看什么？地道口只能选在那边，否则容易被敌人发现。”

王猛仿佛没有听见似的，自言自语道：“这是一座古墓，墓主非王即公，年代么……不会晚于曹魏，不会早于前汉中期。”

邓羌一脸不快地顶撞道：“丞相要是打算盗墓，那老夫就先回去歇息如何？”

“哎！老将军误会了。”王猛有些歉意地说道，“我是怕挖地道一不小心破坏了墓道甚至地宫。非但惊扰了古人，于事不吉，说不定还挖得不是地方，坏了我军攻城大事。”

“嚯，原来如此！”面露惭色的邓羌连忙拱手道，“老夫愚驽，请丞相鉴谅。”

“诸位不妨先说说，我再补充。”王猛道。

陈鹤有些担心地问道：“地道那头出口如何保证安全，须得先想好，否则一旦暴露，我军岂不成了送上门去为人刀俎之鱼肉乎！”

邓羌有些得意地神秘兮兮说：“陈将军不必多虑，此事老夫早已想过。且随我来！”说罢他就沿着一条曲折小径往上走，王猛与众人跟了上去。到了土丘顶上，邓羌朝西北方向一指说：“那城墙后面不远处，是一大片菜地与荒地。出口选在那里，可保无虞。”

众人都看不到城墙后面究竟是什么，仍然有些疑惑。陈鹤不解地问道：“邓将军如何知道那里是菜地荒地？万一挖通了，却是人烟杂居之处，还是被人发现，岂不前功尽弃！”

邓羌摸摸短须笑道：“此事老夫岂会想不到？不瞒诸位，老夫部下有几个蒲坂籍官兵，有些家就在城中。天王让我军攻打晋公的旨意下达后，老夫就找他们详细了解蒲坂城内外情形，命他们潜回蒲坂待命。他们有人就住在这菜地一带。只待时机成熟，里

应外合，便一举拿下蒲坂。”

众人皆赞叹道：“邓将军果然妙计多端，我等不如，佩服！”

邓羌见王猛也满意地笑了，心中格外快活。他笑着对大家道：“老夫这些乃不登大雅之堂之雕虫小技，真正的妙计那还是要看丞相的神机妙算！”

王猛笑着连连摆手，说：“邓将军动手快，主意奇，妙计迭出。有老将军压阵，此仗必胜！”

一行人走下土丘后，王猛再一次左右前后地看了又看，对四周反复打量，说：“此古墓也许是夫妻合葬墓。这个土丘乃地宫上的封土堆。挖地道时位置不能太低，否则会遇到宝顶顶端厚厚的夯土层和砖砌的顶盖，或者地宫的金刚墙，皆难以挖通。地道过了土丘后再往下三尺，然后继续前挖，即可靠近蒲坂西门。”大家都对王猛的博学啧啧称奇。只听他又说：

“地道急切间不可能挖通，且不能挖得很宽，因此运兵人数有限。光靠地道送兵里应外合，还不足以对付城内数以万计之敌，还需想些别的法子才是。”

邓羌等一听纷纷称是，王猛就是想得比别人高出一筹。

这时王猛只见一个侍卫骑马飞奔而来，气喘吁吁地说：“天王派郜公公宣旨来了，已在大帐等候。请丞相速去接旨。”

王猛一面赶紧上马，一面顿生一种不祥之感。听了郜酪宣旨，他虽然说：“臣王猛领旨。”但是郜酪从王猛略显疑惑的眼神和他迟疑了片刻才说话中看出，他对天王的圣旨似乎有些不大满意。郜酪深知这两人脾性。王猛大概由于出仕太晚之故，身上总有股子山野文人的不驯之气，喜怒皆形于色。幸亏是天王好性子，要是换个皇帝，先不说厉王苻生这样的，就是别人，王猛都不会这么受宠信。而天王呢，总是仁义当头，有时候又有点仁义过头。王猛显然是对于天王要他“务必将苻柳活捉回京，绝对不可伤害侮辱”感到不满。

不过郜酩只猜对了一半。王猛对苻坚的这个命令当然不满，不过圣旨中“尽量智取，避免强攻，减少杀戮，降者免罪”这十六个字使他大为开窍。他觉得苻坚不但仁义，而且确实聪明过人。他想了个主意，和郜酩单独谈了谈，让他请示天王。

在蒲坂城里的苻柳不敢掉以轻心，每日亲自巡视三次，有时深夜还突击登城视察，凡怠惰瞌睡者皆鞭笞降职。听说王猛亲自登上土丘窥视，苻柳在最靠近的城墙上观察良久，想来想去，觉得王猛无非就是想窥探而已。苻柳耐着性子在城内抓紧练兵，还征集训练了五千新兵。反正早就在蒲坂囤积了大量粮食与兵器，固守三五个月不成问题。接着派往各地的细作不断传来好消息，尤其是闻报苻坚西路吃紧，已经加派了三万人前往支援后，苻柳顿时信心大增，遂派人出城搦战。但是王猛军坚守不出。

接着苻柳听巡逻官兵报告，发现王猛军似乎正在趁黑夜悄悄撤退。苻柳急命务必核查准确。结果几路细作都报告围攻的五万军已经悄悄撤走了近一半。而且秦军出现军心不稳的迹象，有些士卒趁黑夜逃跑，被他们抓获。苻柳一听大喜，亲自审问，原来这几个都是蒲坂一带人。说是王猛接到天王密旨，也不知为甚，反正就赶紧带一部军队赶回京师。苻柳怕这几个是奸细，就下令先将他们关押，待进一步核实再说。以后几日陆续传来消息，证明王猛军确实已经撤走了多一半，并还在继续撤退，而且行动极其诡秘，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再过了几日，终于从长安回来了派去的心腹细作说，桓温趁五公反秦，集结了五万大军进攻大秦南线。日前晋军已经占了南阳，桓温扬言一个月内拿下长安。关中空虚，秦廷震动。听说天王已经好几日不上朝，亲自督师抗晋去了。

好啊！果然如此。苻柳早就料到晋国必定不会坐失良机，桓温定会趁机大举进攻，以报当年失利之仇。桓温此人不可小觑，他曾两次北伐，一次距长安仅一步之遥，另一次已经拿下洛阳，

进逼潼关。这次他肯定是志在必得，必须赶在桓温之前夺取关中。于是苻柳留下五千兵固守蒲坂，亲率二万人直取四百余里外的长安。他要打苻坚一个出其不意、措手不及，一举拿下京师，震慑各路诸侯，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

直到确定秦军已经完全从蒲坂附近撤尽，苻柳才下令反攻。大军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地三日行了一百五十余里，都没有遇到抵抗，于是就放心大胆地向长安进军。谁知在一处丘陵峡谷中受到王猛亲自率领的两万军的伏击。只见漫山遍野都是王师，“天王口谕，降者免罪”声此起彼伏。降者果然不少，而抵抗者多被射杀。苻柳慌忙指挥突围，但已损失惨重。回军路上，他正庆幸还有三十里就可回到蒲坂，岂料却受到邓羌七千精骑的袭击，而且也是一阵“天王口谕，降者免罪”声，使本来就如惊弓之鸟的苻柳军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苻柳仓惶逃回蒲坂时身边仅剩数百骑。

当天夜里，惊魂未定疲惫不堪的苻柳睡得正香，忽然听见人声嘈杂，乱成一片。他睁眼一看，只见外面火光冲天。他腾地跳了起来，抓起衣服往身上一披，就听侍卫来报说：“启禀大将军，城门已破……”

蒲坂城墙以高大坚固著称，堪称河东第一，因此侍卫禀报的消息令苻柳难以置信：“什么！城门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不能！”心急慌忙的苻柳抓起枕头下的一个小包和随身佩剑，不等衣服穿好就跑了出去。

一边追着的侍卫说：“启禀大将军，城里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大批敌军，人数不详，估计至少有几百人。城门乃为他们打开，放火者也是他们。秦军已经大批涌入。”

苻柳根本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被俘虏。他被绑得结结实实，押解到自己刚刚跑出来不久的晋公大将军府。端坐在大堂上的王猛一见，顿时松了口气。陈鹤报告在苻柳身上搜到“吴王之箭”。王猛大喜，问道：

“苻柳，这‘吴王之箭’是从何处得之？是否为通敌信物，你从实招来！”

苻柳对此早有准备，平静地说：“此乃士兵在野外捡到，上交于我。非为信物，请丞相明鉴。”

王猛冷笑道：“野外捡到之物？哼！那你为何在这深夜鏖战危难之极千钧一发之际还将它带在身上？可见它绝非寻常之物！”

这下苻柳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时中军来报：“朝廷派钦差郜公公来宣旨，已经进了西门。”

王猛急忙吩咐陈鹤说：“你速到门外迎接，请郜公公在外堂稍等，我这就去接旨。”陈鹤领命刚刚离开，王猛就大声道：“刀斧手！”

“末将在！”

“奉旨：立即将叛贼首领苻柳斩首！”

大惊失色的苻柳高喊：“苻柳知罪，请丞相饶命！”旁边的吕婆罗急忙提醒说：

“丞相，天王……”

王猛看都不看他，厉声道：“本丞相自有主意，尔等不得多言！立即执行！”

只听得苻柳被边拖边喊“丞相饶命，请丞相让我面见天王请罪”地弄到门口，一瞬间就身首异处了。

当郜酪在陈鹤的陪同下走进大门时，第一眼就看见地上有一具尸体横陈。上前仔细一看，竟然是苻柳！郜酪惊得目瞪口呆，不禁愣着站了片刻，又木呆呆地看了看已经出来迎接的王猛，想不到他竟然动手如此之快。郜酪一面叹气一面进去宣旨。不出王猛所料，这道圣旨果然就是苻坚怕王猛俘虏苻柳后将其杀害，特意再派郜酪来宣旨，并让郜酪亲自将苻柳押解回长安。郜酪连宣旨都已经没有了平时的庄严与洪亮，念完之后重重叹了一口气。王猛说完“臣王猛领旨”后见郜酪愁眉苦脸，就安慰道：

“公公不必担心，此事与公公无涉。猛既然敢做，自然敢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猛乃执行天王旨意，绝无过错……”

“天王哪里有杀苻柳的旨意？”郜酪瞪大了眼睛打断他道，“丞相可不能……”他把已到嘴边的“矫诏”两字又咽了回去，心想，莫非天王真给他密旨了不成？要不然王猛胆子再大也不敢矫诏啊！

王猛狡黠地笑了笑，说：“公公回京后只管据实禀报便是。猛自有主张，天王不会怪罪。”他端起茶碗说：“请！”

回到长安，王猛立即进宫面见苻坚。脸色铁青的苻坚见到跪在地上“请罪”的王猛第一句话就是厉声责问道：

“朕下达两道旨意你竟然都不遵，你王猛眼里还有朕么！”这时他的声音更加大了起来：“你居然还敢捏造说什么‘执行天王旨意’，朕何时曾下达过杀晋公的旨意？你这岂非矫诏！”苻坚边说边在屋里快步走动，他决定这次无论如何也要给王猛一个严厉处分，否则他胆子会更大，不定会给自己闯出什么大祸来。

跪着的王猛抬起头来并无丝毫紧张惶恐之状，而是一脸无奈地说：“臣岂敢矫诏！当时天王让我等向叛乱之五公宣谕时有言：‘若不悔悟，城破之时即身死之刻’。陛下虽有两道圣旨，第一道臣及时接到。而在第二道圣旨到前，陈鹤等在苻柳身上搜到“吴王之箭”，显然是与燕吴王慕容垂的通敌信物无疑。当时蒲坂城内苻柳残部尚未肃清，十分混乱，人心惶惶。数万燕军离蒲坂不远，前锋不过三五十里而已，一两个时辰即可赶到。为免后患，臣依据天王口谕，下令斩杀苻柳。故未见第二道圣旨。请天王恕臣将在外临机专断不妥之罪。”

苻坚背着手气呼呼地在屋子里快步走来走去，反复看看王猛，心里有些怀疑王猛是故意先杀苻柳。因为郜铭返回长安后苻坚曾详细询问事情经过，郜铭不敢隐瞒，据实相告，说就差了不到半

个时辰。可是苻坚心想，自己毕竟当初确实说过这句话，何况又出来个“吴王之箭”！现在人也死了，只好随他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才悻悻地说：“你起来吧。”他见王猛依然跪着，就说，“朕恕你无罪了，还跪着作什么！”

“谢陛下。”王猛仍然跪着，十分歉疚地说，“臣恳请陛下恕臣擅自做主，越权答应让邓羌任司隶校尉之罪。”

“什么！邓羌此请你答应了？”苻坚脸上马上露出了极其不悦之色，这确实越权太过！司隶校尉这种职务在品级上虽然不是最高，但权力之大，足以进入众多大臣前五。这王猛简直太胡来！苻坚说罢反背着手在屋里走了几步，回身气呼呼地瞪着他，不过终于忍住没有发作。

王猛看出苻坚心中所想，解释说：“邓羌要求此职，已非一次。臣怕其积习难改，均拒其所请。但陛下曾教导臣需‘用奇才’，邓羌是个奇才，奇才有时不能正用，须得奇用才是。故而臣答应他攻下蒲坂，保他恢复司隶校尉之职。他也向臣发誓，再不酗酒误事。臣还警告他，若再出事，不但司隶校尉将被再次撤职，还会让他送掉老命！邓羌都一一答应。此次蒲坂之役，若无邓羌之计、之力，绝不会如此顺利。故臣恳请天王恩准此不情之请。”

“唉！”苻坚听着听着气也就慢慢消了下来。心想，这王猛就是有心计，绕了半天，还是在执行自己的旨意。他总有理！沉吟了一会儿，苻坚说：“君为大都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临机专断之权。此事就依君言。”

王猛心里顿时轻松了，说：“谢陛下。不过为严肃法纪，臣仍应受到处分，否则将来纲纪必将大乱。”

苻坚想了想，问道：“邓羌要官你答应之事，他人可知？”

王猛摇头说：“除其亲随外，他人不知。”

苻坚高兴地说：“那就作罢。”停顿片刻，他虽然笑着却举着

手指道，“下不为例！”

王猛连忙起立垂首拱手正色道：“臣遵旨。臣谢陛下！”

于是在朝堂议政时，王猛以邓羌军功卓越，郑重保举邓羌为司隶校尉。苻坚严肃地说：“司隶校尉吏责非常，乃朝廷重臣，必大才奇才足以充任，非所以优礼名将也。邓羌有廉颇、李广之材，平定叛乱，北扫匈奴，南荡残晋，司隶校尉何足婴之！其进号镇军将军，位特进！”邓羌大喜跪拜谢恩，起立后又特意朝王猛拱手致谢。

占据陕城（注：今河南省陕县）的洛州刺史魏公苻庾一听苻柳大败，又接到王猛招降书说苻双、苻武已死，知道大势已去，惊恐不已。而燕国内争不休，燕帝慕容暐命乳臭未干的十一岁的弟弟慕容冲为大司马，大权掌握在太傅慕容评手里。眼看燕军救兵迟迟不到，自己实在难以继续支持，于是就遣使给慕容垂与燕中书令皇甫真送去密信求救。他写道：“苻坚、王猛皆人杰也，窥燕已久。今若不取，他日燕之君臣必悔之无及也。”

其实慕容垂一直认为五公之乱乃天赐大燕良机，一再错失，至为可惜。现在利用符庾乃最后机会，不可再失。他私下对皇甫真说：“方为人患者必在于秦，主上富于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观太傅度略，岂能抗苻坚、王猛乎？”

符庾哪里想到，本来慕容暐已经与群下议定遣大军救苻庾，趁机夺取关中。但是如今权倾燕国的太傅慕容评素无经略，又受苻坚大量贿赂，就阻止说：“现在大燕实力远不如先帝之时，且我等经略也不及故太宰，是故臣以为目前不宜得罪氐秦，更不能助符庾，只能闭关息旅，保宁疆域足矣。”

一心想请燕国派兵帮自己反苻坚夺回朝廷大权的符庾眼看根本指不上了，于是索性把陕城献给了燕国。慕容垂虽然有了这个座上客，但是掌握朝政大权的太傅哥哥慕容评却不许发兵伐秦，

自己徒唤奈何。氐秦的五公叛乱如今已经完全平定，四公俱死，独符庾尚存，苻坚和王猛绝不会放过他，早晚会设法将他除掉。现在符庾在自己手里，若是燕国决心攻秦，对自己自然大有用处，否则岂不反倒成为一大负担！他心中不禁有些忐忑不安起来。

虽然以前只要李威出征，苟青就一直牵挂不已，寝食难安，但是从未像这次他去平定凉州那样，使苟青日夜担惊受怕。她总有一种不祥之感，觉得此次恐怕真的是生离死别。她每日都注意有没有西征大军的消息。苻坚来请安时，她就直接问："你舅爷可好？"她听到的都是西征大军节节胜利的好消息，但是每次做梦却总是李威负伤或下落不明，几次夜里惊醒过来，甚至浑身冷汗。她每日在自己正殿中央的佛龛前祈祷，每隔十日都要到长安最大的永福寺烧香许愿，求佛祖保佑李威平安。

眼看着凉州即将攻克，却传来了李威战死的噩耗。苟青悲痛万分，茶饭不进。宦官说天王忙于政务一时不能前来请安。苟青每日派宦官催问，苻坚终于在散朝后来看望母亲。苟青恶狠狠地瞪着儿子大声道："你说，你舅爷究竟是怎么死的？他身经百战，所向无敌，受伤都极少。此次战事如此顺利，他作为主帅，难道还用亲冒矢石么？你照实说，舅爷是不是你派人害死的？"

尴尬不已的苻坚知道母亲肯定会怀疑自己，如果母亲说出"生身之父"四字，那就坏大事了。所以他事先就想好了办法，将李威的副将陈翊带了来。他说："母后请想，陈翊乃儿臣的宫廷警卫主官，儿臣将身边精锐警卫一半让陈翊带走，目的就是保护舅爷万无一失。还是请陈翊说吧。"

陈翊的左臂裸露，左肩下方绑着白色布带中露出膏药，恭敬地跪在地上，面容憔悴心情沉重十分内疚地说："天王确实交代末将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好太尉大将军，末将与众袍泽也确实一直精心护卫。就在攻占凉州最后一役时，大将军突然坚持一定要亲

自出战，说是整个战役即将结束，主帅未亲自上阵有失表率。我等力阻无效，末将就率领精锐紧紧跟着大将军，前后护卫。后来在追击残敌中，大将军下令，所有随从包括末将在内，不许与他争功，留在原地不动，由他一人前去杀掉那几个残敌。谁若不听跟随，以抗命论处，当场斩决。于是我等只好原地不动。大将军说罢就独自拍马冲向前去。末将怕大将军有失，待大将军走出百步时，就带领禁军百余人追了上去。就在此时，一股残敌射来许多箭弩，只见大将军身中数箭倒在了地上。末将臂膊上也中了一箭，连忙冲上前去察看，大将军已经殉国。”

这时李威的遗体已经运回长安。苻坚降旨，为大秦太尉征西大将军建宁公李威举行厚葬。苻坚亲自扶灵，腰缠四指宽白色麻带，王冠上穿过一根四尺长白色帛绦，荡于两肩之下。他在墓前亲自奉香，流泪长揖。大小臣工与宦官禁军无不感动。人们都知道李威乃国舅，天王呼之为“舅爷”，与称其他长辈只称官职迥异。李威在诛杀厉王夺取王位时起了关键作用。李威身后备极哀荣，理所当然，为大秦高官中空前绝后。

苟青没有参加葬礼。她怕届时不能自已，反倒泄露天机，借口不适，只在自己宫中默默祈祷。她当时一听陈翊所言就明白了，李威为何不准任何侍卫跟随，独自一人不顾一切地冲向前方，他是为了“永不回京”而故意战死在外，以免连累天王儿子。苟青从此断荤，在自己宫中正加殿设了一个佛龛，带发修行。她不断回忆自己一生做错的种种事情，她相信这是报应，是上天因自己对不起梅月和苻法给予的惩罚。她甘心领罪领罚，这样自己心里才能稍微踏实些。

多年来苟青从未去过梅月墓地，这日她特地前去祭拜。一身黑衣没有任何饰物的苟青在梅月墓前亲自一一插上香烛，逐一点燃。出乎所有随行大臣和宦官宫女意外的是，身为太后的苟青竟然恭恭敬敬地对皇后义妹义德妃行跪拜大礼，极其郑重地慢慢磕

头三次！她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流泪。近旁的宫女宦官见她嘴唇不停地翕动，似乎念念有词。只有陪同她去的刘芳猜到她是在请求梅月原谅，而且太后此来必定与李威之死给她的打击有关，不过究竟为何太后如此郑重其事，刘芳也不甚了了。苟青知道，儿子最爱梅月，如果她是苻坚夫人，那么符生虽然残暴无耻之极，也还不至于将她抢入宫中，她就不会死于非命。她理应成为大秦天王王后。若是梅月成为王后，那么她对儿子的影响也许会比自己大得多。她就有能力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尤其是处死苻法——不至于弄到后来无法收拾的地步。

她感到更加对不起的是苻法。对，正是李威在关键时刻派人把自己叫来，否则苻法就会当上皇帝。苻法一再主动将皇位让出，仁义古今罕见。且在兄弟情谊上仁至义尽，无可挑剔。而自己将事情做得太绝，竟然坚持将他赐死，等于是杀了恩人，恩将仇报，天理不容。如今李威之死是自己在遭上天报应，罪有应得。她打听到苻法墓地所在，亲自前去祭奠。除了没有下跪，一切均按王礼，而且亲自上香三拜。从进墓地起苟青就一直流泪不止，心中无数遍地念着“恳请恕我不仁不义之罪”“我代李威恳请宽恕，容来生再报大恩”等语。

两处祭奠回来之后不久，苟青原本打算自缢。转念一想，这样有失皇家体面，不但对儿子天王不利，而且反倒容易令人联想到是由于李威之死所引起，从而产生怀疑。她还想过绝食，但随即就被自己否定。因为立刻就会被宦官发现禀报儿子，而且这与自缢一样容易与李威之死联系起来。最后她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法：减食！七日后别人才发现太后饮食越来越少，立即禀报天王。苻坚知道母亲为什么心绪恶劣，经常来探望劝慰。御医也来诊治，先是调理脾胃，后来又补气补心，皆不见效。到后来苟青终于粒米不进，十八日后大秦苟太后薨。

强丽虽然行动限于本宫，不过她明白只要自己现在不说李威之事就无妨，所以还是能够从宦官和宫女那里得知皇宫内外的一些重大消息。刚刚得知李威奉命西征的消息时，她心中还暗自诅咒老天爷一定要让李威死于战场，最好是身首异处，尸骨无收。因此当李威的死讯传来时，她不禁为自己的诅咒成功而兴奋不已。心想，苍天有眼，终于为自己除去了一个仇人。她在自己后殿的佛龛前上香深深拜谢佛祖与上天，拜谢祖宗保佑，情绪之好为几个月来所未有，甚至引起宦官、宫女的注意，只是谁也不知就里罢了。但几日后当她听说了李威之死的具体经过，不觉深为震撼，明白李威是故意寻死！强丽心想李威之所以这样做，归根结底是由于自己掌握了这个天大秘密之故，而苻坚又不忍心杀害自己，只得将亲生父亲放逐，李威致有此难。强丽的内心翻江倒海，悔恨不已。坚头虽然从自己儿子手里夺了皇位，但毕竟是苻生实在不堪，导致天怒人怨。连她另外的几个儿子都抱怨哥哥过于残暴，四面树敌。她了解李威为人善良忠厚，几十年来对她们母子一直很好。如今她的几个儿子除苻庾外全都死去，都是自己害了他们！如果不是自己对于儿子失去皇位和弟弟强德之死始终耿耿于怀，唆使与支持儿子们叛乱，他们也不会不得善终。她越想越感到沉痛万分，惭愧无比。自己害了别人，也害了儿子，失去一切，并没有得到幸福。现在这个结局，怕是自己遭受的报应。强丽从此终日抑郁寡欢，神思恍惚。当她听说苟青去梅月墓和苻法墓祭扫时，明白苟青是在为自己铸成的大错忏悔，心中十分感动。她如今深感自己也应该忏悔，只是已经没有机会。即使她向天王提出要去李威墓前跪拜祭奠，只怕苻坚、苟青也不会相信，反倒自取其辱。不久之后，传来苟太后饮食渐减健康日衰的消息，强丽心想，必定是受李威噩耗打击太大所致，过些日子自然会慢慢过去，直到后来得知苟青死讯，她才明白这是绝食之故。强丽心中大恸，认为苟青之死也是由于自己害她所致，她想起两人从十

几岁开始就一直情同姐妹，亲密无间。就是这几年自己被仇恨和权力蒙蔽了双眼，以致最后两败俱伤，自己毁了自己。于是当天晚上就自缢了。

苻坚闻报强太后薨，大惊，十分感慨。他虽然由于去了一块巨大心病而感到宽慰，但是却为强太后的行为感动不已。他明白这是强丽的忏悔之举，她将那天大的秘密带入阴间，让苻坚放心。苻坚立即命郜酆宣口谕，特别强调：“强太后病故，以太后礼葬。宫中若有人胡说，以抗旨论，立斩！”